

权益动态集纳

安徽:

7月起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统一待遇计发标准

据新华社电(记者姜刚 董雪)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自今年7月1日起,该省工伤保险实行省级统筹,在全省范围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统一待遇计发标准,统一经办管理信息系统,统一基金预算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

据介绍,安徽省目前工伤保险已实行市级统筹,但存在统筹层次较低、抵御风险能力偏弱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制定《安徽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暂行办法》,将工伤保险的统筹层次提高到省级,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基金统筹,增强基金的共济功能和抗风险能力。其中统一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和费率。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为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制定全省统一的行业基准费率政策,建立费率浮动管理制度。

在统一工伤保险待遇计发标准方面,安徽省规定,省级统筹后,工伤保险待遇的计发涉及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以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标准。若设区的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暂以实施省级统筹时该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标准,直至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或与实施省级统筹时该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基本持平后,以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标准。

根据暂行办法,安徽省将统一工伤保险经办管理信息系统,统一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的预决算管理,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审查批准和监督管理等按照国家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办法执行。此外,安徽省还将统一工伤保险基金调剂使用。建立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对设区的市调剂,设区的市对所属县(市、区)统收统支。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用于防范全省工伤保险基金风险,调剂解决各地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缺口等。

四川泸州:

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受本人户籍限制,只需持相关身份证明即可

本报讯(记者李娟 通讯员黎飞)记者从四川泸州市人社局获悉,7月起泸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挂牌运行。每周一将由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律师坐班,其他时间电话值班,为申请援助的劳动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泸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的服务包括接收、登记、初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解答法律咨询,免费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劳动人事争议案前调解等系列法律服务,实现咨询、援助、调解、仲裁无缝对接。只要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均可持相关证明向本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站或窗口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时,不受本人户籍限制,农民工只需持相关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服务。

泸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设立工作站旨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在促进劳动人事关系和谐稳定、保障改善民生中的职能优势,为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经济困难人群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援助申请渠道。

江西:

农民工讨薪“件件有回声”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刘娟)去年,江西省上栗县金山镇赵家冲煤矿宣布破产,拖欠的114万余元工资却让123名农民工犯了愁。

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地工会获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召开全体股东和职工大会,向股东和职工宣讲国家对退出关闭煤矿的相关补偿政策,并要求该煤矿首先做好拖欠工资核算工作。在工会组织协调下,该煤矿付清了全部拖欠工资,并由当地银行转入农民工个人账号。

“捍卫劳动契约尊严,保障农民工劳有所得,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该县总工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加大力度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农民工欠薪案做到“件件有回音”。

“感觉恩北京美工地情”晚会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施婷 马俊生)6月28日,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南府项目举办了一场“感觉恩北京美工地情”为主题的文艺晚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献上祝福。

据了解,北京萤火虫爱心公益基金会、北京国声京剧团、北京江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参加了晚会,受项目捐助的易县大龙华中心小学的学生和项目农民工工友也为本次晚会带来了他们的精彩节目。中建二局三公司工会副主席白德贵说:“这些受捐助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这次带他们参观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城市的生活。”

午夜时分,城市逐渐入睡,背着器械和装备,地铁探伤工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生命之线上的“钢轨医生”

2016年,发现并处置103处重伤钢轨,保证了首都地铁的运营安全

本报记者 兰德华 吴凡 文/图

和人一样,地铁钢轨是有生命的,会疲劳受损,也会“生病”;哪怕一毫米的裂纹,都可能带来断轨、停运,甚至车毁人亡……每天负责找出钢轨身体上的磨损与裂纹等伤病,是地铁探伤工日复一日、单调而神圣的工作。

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运营线路19条,运营总里程已达到574公里,轨道交通在整个城市的交通体系中肩负着重要的职责,而轨道本身的损伤问题事关地铁运营安全。6月底,《工人日报》记者走近这些生命之轨的“钢轨医生”,跟着这群探伤工一起为地铁寻伤、探伤……

给钢轨做全身B超

由于地铁白天需要营运,探伤工的工作往往要从晚上开启。天色暗下,准备工作也随之启动,晚上10点,北京地铁线路分公司综合维修七项目部杨楠和周庆春,带领7个工友一起来到北京地铁房山线南关站。没做任何休息和耽搁,工作就开始了:检查仪器,写工作日志,分配当天检测路段的任务,进行安全提示。上班前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夜越来越深,地铁站里行色匆匆的人越来越少。记者看了一眼时间,显示23点40分。地铁站关闭,轨道上也停了电,记者跟着探伤工们登记完,便下到轨道上。午夜十分的北京非常静寂,这座城市逐渐入睡。背着器械和装备沿着钢轨前行,地铁探伤工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们探伤部一共28个人,标配25人,还有3个实习生。今晚当值的是两个焊缝小组的9人。”杨楠边走边说。

打着手电筒,轨道在灯柱的照射下延伸向远方,步行了几分钟后,到达了目的地,两个小组分别拿出探伤仪器开始探伤。在两根钢轨的接头处,1个人给钢轨清理杂物,除锈,剩下两个人负责用仪器检查。

在轨头和轨底涂抹上专用的凡士林,然后一人将仪器的探头放在上面慢慢地推进、扫描。

“我们的工作很像医生给患者做B超。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利用超声波探测损伤部位。”杨楠介绍说:“钢轨长期受列车荷载,会磨耗受损,产生疲劳缺陷,比如裂纹等。我们的工作就是检查钢轨的这些损伤。”

短短一个焊接接头的探伤工作,差不多要持续将近20分钟,他们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地探测。

“很多轨内的裂纹肉眼根本看不到,因此,按照规定我们的探测速度不能太快。”周庆春说。

杨楠所在的探伤部主要负责地铁9号线和房山线,其中9号线16.4公里,房山线24.7公里,上行4股钢轨共164.4公里。他们一个月要将全线探伤一遍。给如此长的距离的钢轨做B超,一点都不能马虎。在杨楠看来,钢轨和人一样,寿命有长短,找出和消除轨道上的“疾病”,在出问题之前排除风险就是他们的工作。

练就“一锤定音”的绝技

用仪器给钢轨做B超,只是探伤工作的一部分。“地铁的安全标准和高铁是一样的,对于风险都是零容忍。”杨楠说。

记者了解,目前我国轨道交通安全系数在国际上处于先进行列。除了安全标准严,另外与工作人员工作的严谨和安全监测体系的完善也密切相关。

探伤工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现场的探伤仪器有数据储存功能,探伤工会将现场的钢轨伤损情况,具体位置、钢轨编号记录下来,当日的工作结束,把数据传输给项目部数据库。因此,整个9号线和房山线上钢轨的隐患,在他们项目部的数据库里都留有记录和监控。

项目部都有专门的探伤管理岗员工,负责对线上8组探伤组传回来的数据进行二次分析,从而避免遗漏。分析的结果根据不同的伤损等级作出反馈:轻伤的,限期加固;轻伤有发展的,准备计划性更换钢轨;重伤的,立即处理。

除了用仪器探伤和数据监测,手工探伤也是一个传统的探伤技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缺乏先进的设备,我国探伤主要是通过用一个专用的锤子敲敲打打,来判断伤损。

尽管现在有了先进的设备,有经验的探伤师傅,仍然掌握着通过探伤锤听音辨伤的绝技。

“我们的老师傅,只要用探伤锤一敲,听一下声音,就能听出钢轨内部是否有裂纹。仪器探伤虽然效率高,但人工探伤与仪器相辅相成,也是为了更加安全。”杨楠说。作为维修部的负责人,杨楠也是掌握了“一锤定音”绝技的师傅之一。

如果说仪器探伤是“西医诊疗”的技法,探伤锤敲击听音辨别是否有“内伤”则近似于中医的望闻问切的手法。首先是观察,外观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听音和感受锤子敲击的手感。

“用锤子敲的话,正常钢轨会往上弹,弹性比较好;手会特别脆,声音同样没有杂音。通过弹跳的高度和弹跳的频率,次数,来判断钢轨是否存在伤损。”他说,如果钢轨有裂纹,上面的几个方面会有变化。而这些都是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技能。从2003年开始,这项“一锤定音”的技能,杨楠一练就是十几年。



北京地下的夜行人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探伤工们每天夜间10时到岗,次日6时下班。没有周末,保持着“上2休1”的工作节奏。

“常年夜班,生物钟都打乱了。”探伤工对于工作的不便之处,说得最多的是这一点。

“夜里上班,休息不好,回家就先睡觉,不少人一天吃两顿饭。每天晚上过了11点就精神。”作为班组里年龄最大的探伤工,周庆春对工作深有体会。他每天早上回到家,妻子和孩子吃完早饭上班、上学走了。等孩子和妻子晚上回家,他又去上班了。

同一屋檐下,他和孩子、妻子相处的时间却并不多。每次下轨道前,他们必须穿上绝缘的黄胶鞋,以保护他们和钢轨上的电流绝缘。但这份夜间作业的工作,也让他们不同程度地和社会绝缘与疏离了。

“黑白颠倒,同亲人与朋友交流少,和整个社会都有点脱节了。”杨楠笑着说,“就因为我干的这活儿,朋友圈都缩小了不少。”杨楠说,他和工友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看到的是黑夜中的北京。

在记者和他一起巡夜的当晚,杨楠在班上接到同学发晚上聚餐的邀请,但他并不能赴约。“我们就是这种工作时间。长期不能赴约,朋友也就不叫啦。”杨楠说,他们不仅没有周六日,手机24小时都是开机,随时待命,地铁一旦出问题,他们必须第一时间奔赴现场。雨雪天气,重大节假日,往往是他们最紧张、工作压力最大的时间。

“小问题,大影响。极端天气往往会影响地上交通,地下交通再出问题,城市运营就瘫痪了。”

扫码观看
精彩视频

昼夜夜出,小伙子们社交很少,多数人话不多,笑得也腼腆。杨楠说,工作比较单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没有成就感,很难让心平静下来,踏踏实实地钻研探伤技能。他一直记得刚工作时,一位老工长的话:“想干这活儿必须静下心来。”他说,或许性格内向的人更加踏实。

目前,北京地铁线路分公司共有正线探伤组49个,焊缝探伤组25个。15条地铁线,他们每月完成一次正线钢轨探伤,每半年完成一次对4643处气压焊、921处铝热焊的钢轨探伤,每两年完成一次对64996处接触焊的钢轨探伤。仅2016年,探伤工群体发现并处置重伤钢轨103处,保证了首都地铁的运营安全。

次日早晨6点整,《工人日报》记者和探伤工们一起结束了这次的工作,拂晓的薄雾笼罩北京,曙光已在城市与天空交界的边界渐渐亮了起来。地铁站内,人潮涌动,赶着上班的男男女女行色匆匆,脸上还残留着未消的睡意。而这群深夜间守护着这座城市生命之线的“钢轨医生”,在乘客到来之前,和着夜色一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们在黑夜里,守护着这个城市无数人的黎明。

关注农民工工伤维权

左手绞进机器,企业拒不赔偿,两级工会提供生活、法律援助

伤残女工维权两年讨回23万元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张妍赟

尽管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一再婉拒,马玉花还是坚持要来当面感谢一下他们。

近日,马玉花抱着写有“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思民生解民难办实事暖民心”的锦旗来到自治区总工会,将锦旗递到了自治区总工会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手上。“我不识字,锦旗是让女儿帮忙去做的。”马玉花眼眶湿润,“我要感谢总工会给予我的帮助,让我有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遭遇工伤企业拒不赔偿

马玉花和总工会的故事,要从2014年11月说起。

18年前,20多岁的青海人马玉花在乌海打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夫妻二人为了让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就辗转在乌

海市和巴彦淖尔市打工,供养孩子。可好景不长,丈夫突发脑溢血,瘫痪几年后去世。那时女儿刚刚在巴彦淖尔市上初中,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马玉花只能孤身一人在巴彦淖尔市打工,供孩子读书。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的马玉花能找的工作就是做体力活。

她供职于一家梳毛厂,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梳毛机上清理绒毛。然而命运没有给马玉花喘息的机会。2014年11月,马玉花在往梳毛机里塞绒毛时,左手不小心被绞进了机器里,一只手被机器绞掉。唯一能为这个家庭带来生存希望的手没了,马玉花万分沮丧。

做完第一场手术,在医院住院的第52天,马玉花手伤还未痊愈,她就职的企业就拒绝为她支付其余的医疗费用了。没有积蓄无力支付医药费的马玉花,只能离开医院。“手是在工作中没的,要找企业讨个说法。”马玉花抱着这个想法去找企业理论。但企业拒绝了她的索赔要求。“他们说我是为了讹钱才自己把手放机器里自残的,拒绝赔偿。”马玉花找到了巴彦淖尔市人社局,人社局给她出具了属于工伤的认定结果。然而,企业不接受这一认定结果,还将人社局告上了法院。

对簿公堂无果找工会求助

为了打官司,马玉花的哥哥卖光了家里的粮食和羊,为她支付律师费。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一审开庭,认定马玉花工伤的事实,并鉴定她为5级残疾,要求企业支付赔偿金。企业不服判决,再次上诉,得到了维持原判的结果。马玉花本以为这次能获得自己应有的赔偿了,却不想企业依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此时的马玉花内心痛苦万分,“我真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2015年,二审判决后依然拿不到赔偿的马玉花,无意中打听到自治区总工会可以帮助职工维权。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总工会找到了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她当时是哭着来的。”工作人员说,“看得出来,她也是走投无路了。”看完马玉花的所有材料,尤其是“自残拒赔”的说法后,工作人员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估计是不想赔钱,才想出这样的借口。因为《工伤保险条例》中自残是不得认定为工伤的。”

维权之路艰难漫长。为了让马玉花先解决一点生活上的困难,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好消息通知了马玉花。“我真是没想到居然维权成功了。”马玉花说。

2016年12月,马玉花终于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全部赔偿款,历时两年的维权有了结果。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负责人杨章虎说,不管是精神上的支持,还是生活和法律上的援助,工会为每个需要帮助的职工多做一点,职工对工会就多一分信任。

两级工会帮扶终获赔偿

身处逆境的马玉花在自治区总工会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的一步步指导和协助下,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他们特别热心,每次我遇到法律程序上不明白的地方,都会耐心地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去找谁。”马玉花重新回到巴彦淖尔市人社局申请仲裁。两级工会开始不断地给仲裁院施加压力,同时也在努力做企业的思想工作,帮助马玉花与企业协商赔偿金额。最终,仲裁院的调解结果是要求企业赔偿23万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好消息通知了马玉花。“我真是没想到居然维权成功了。”马玉花说。

2016年12月,马玉花终于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全部赔偿款,历时两年的维权有了结果。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维权帮扶服务调度中心负责人杨章虎说,不管是精神上的支持,还是生活和法律上的援助,工会为每个需要帮助的职工多做一点,职工对工会就多一分信任。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金显花 岩子

“我的10万元工伤赔偿金终于拿到手了,这得感谢驻村干部、村干部和劳动监察大队……”5月17日,拿到10万元工伤赔偿金的农民工韩成祥说。韩成祥是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沟乡韩家咀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韩家咀村“第一书记”张卫、韩家咀村主任韩山林和民和县劳动监察大队队长严玉俊的齐力协助下,韩成祥拿到了10万元工伤赔偿金。

事情还要从2016年说起,韩成祥忙完家中农活后外出打工挣钱,在川大高速公路实施附属工程期间,在一马姓老板承揽的工程上打工。然而,天不遂人愿。2016年12月18日下午,正在忙于干活的韩成祥不幸被挖掘机吊起来的钢模板脱落砸中左肩部而受重伤。情急之中,用工方迅速将受伤

被钢模板砸中,受伤维权困难,多方相助拿到10万元赔偿金

一名贫困农民工的工伤赔付记

的韩成祥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半月余的救治,韩成祥的伤情有了好转,并于2017年1月6日出院,医院救治期间的6万多元医疗费用全部由用工方支付。韩成祥出院后,用工方负责人马老板让韩成祥先回家休养,等待处理。然而,几个月过去了,韩成祥一直没有等到处理情况。

无奈之下,韩成祥开始给马老板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称最多可赔偿3万元。但这样的赔偿让

韩成祥无法接受。“韩成祥是我们村一个典型的贫困家庭,他又是家里的顶